

西方「克勞塞維茨」與東方「孫子」兵學思想比較之研究

The Military Science Comparison of the west “Clausewitz” and the orient “Sun Tzu”

于成森 上校

國防大學戰爭學院教官

提 要

- 一、《戰爭論》與《孫子兵法》，均貴為兵學經典之作，影響後世深遠，此兩本鉅著在性質上雖屬講述戰爭原則與運用，但《孫子兵法》著墨於國家戰略的部分較多，而《戰爭論》則著墨於軍事戰略之略、術、鬥較為仔細。
- 二、《戰爭論》和《孫子兵法》兩本鉅著所研究的內容均為戰爭。二者共同處：在哲學層次的共同基礎為「二元論」、對戰略問題的分析架構並無太多差異；不同處：《戰爭論》內容極端重視戰爭和政治之間的互動關係，認為「勇敢」是軍人的首項要求，同時強調情報研判工作是屬於作戰層面的問題，《孫子兵法》則很少論「政」，並將「智」列為第一位，且非常重視情報，故其整個思想體系以情報為基礎。
- 三、《孫子兵法》的最大優點為言簡意賅，《戰爭論》的最大弱點則為繁複隱晦。因此，要想比較他們的著作並非易事，必須精確的分析，及深入的思考，始能明瞭其間之異同與得失。

關鍵詞：克勞塞維茨、戰爭論、孫子、孫子兵法

Abstract

“On War” and “The Art of War” are classics of military studies, have a great impact on future generations. The two great works in the nature are about the principles and the uses of war, but “The Art of War” talks a lot about the national strategy, and “On War” talks about the military strategy more detailed.

The contents of two great works are to study the war. The similarities of two works are “Dualism” of the philosophy and analytical frameworks on strategic are not much difference, the differences are “On War” put more emphasis on the interaction of war and politics, “Brave” is the first requirement of military and intelligence judgments is part of the dimension of war, however, “The Art of War” put more emphasis on the “Intelligence” and “Wisdom”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erefore, the intelligence is the base of all ideology.

It is not easy to compare the two works, since the greatest advantage of “The Art of War” is concise, and the greatest weakness of “On War” is complex and obscure. Therefore,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works, we must use the sophisticated analysis and more in-depth reflection.

Keywords: Clausewitz, On War, Sun Tzu, The Art of War

壹、前 言

西方克勞塞維茨所著《戰爭論》與東方

孫子所著《孫子兵法》齊名，並影響後世深遠，但後人因「缺乏歷史意識，不了解克氏所代表的時代精神」，遂影響後人對其精義的

了解，殊為可惜。然如同鈕先鍾教授所言：「讀《戰爭論》的人，必須知道其本末之所在而有所取捨。另我國的「孫子兵法」是一本非常簡潔的書（全文不過6千字左右），但並非每一句都同樣重要，況如《戰爭論》那樣冗長的書，更須重視其精髓的吸收，而不應對其內容作無選擇的採納」。因此僅對其戰爭觀——每一個時代都有其不同的戰爭理論（兵學思想）來探討，至於探討正確與否，將影響未來戰爭的勝負。正如法國薄富爾(Andre Beaufre, 1902-1975)將軍說：「在戰爭中失敗者都是咎由自取的，因為他們通常總是在戰前或戰爭中犯了思想上的錯誤。」^{註一}

探索東西方兩位兵聖戰略思想之異同，可以從不同之方向切入，其所分析獲得之結論也必然存在差異性，因為此兩本鉅著在性質上雖都屬講述戰爭之原則與運用，但孫子的《孫子兵法》著墨於國家戰略的部分較多，而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則著墨於軍事戰略之略、術、鬥較為仔細；從中比較其對戰略思想異同之處，期能了解近代戰略環境，而能推測未來，以求得因應之道，藉此拋磚引玉使大家對戰略觀念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貳、本文

一、克勞塞維茨與孫子重要著作概述

克勞塞維茨有多部著作，但其主要著作是《戰爭論》，而孫子的傳世之作是《孫子兵法》，兩人的主要思想理則均呈現於這兩本著作中，在進一步對兩者進行思想內容比較前，先將兩本書的大綱結構概述如后：

(一)《戰爭論》

克勞塞維茨花了12年的時間來寫「戰爭論」，其內容複雜繁瑣，共125章，分成8篇，現將各篇的主題暨內容簡述如后：^{註二}

1.第一篇〈論戰爭性質〉：「作為一種整體現象，其主要趨勢經常使戰爭成為一種顯著的三位一體(Trinity)——包括原始的暴力、仇恨和敵意，皆被視為是一種盲目的自然力；機會和機率的作用，而創造精神在其中自由活動；以及服從的要素，作為一種政策工具，使其僅受理性支配。」；^{註三}內容在界定戰爭通性，並列舉其要素。

2.第二篇〈論戰爭理論〉：「戰術與戰略是兩種活動，就本質而言卻還是兩件事。若非對二者有一種總體性的理解，否則就不能了解它們的內在法則和相互關係，由於其所考慮的與和平重建直接有關，所以其可能性的範圍也就無限；故在戰略領域中的理論，甚至於要比在戰術中的，更應以對物質因素的簡單考慮為滿足，尤其當它包括最高層時更應如此。」；^{註四}說明理論的用途和限制，也可以算是所謂的方法學。

3.第三篇〈戰略通論〉：敘述「戰略的一般觀念，就是戰鬥為戰爭目的所使用。雖然戰略本身只關心戰鬥，但戰略理論同時必須考慮其主要執行工具，即戰鬥兵力。戰略理論在研究戰鬥時必須根據其可能的結果，而戰略家必須替戰爭方面擬定一個目標，這個目標將決定以達到它的企圖；所以戰略理論是處理計畫作為，強調那些可以證明的少數原則或依據。」；^{註五}其藉由各種戰略要素

^{註一} 朱家敏，〈克氏戰爭觀——不同時代有不同時代兵學思想之探討〉，<http://www.mnd.gov.tw/division/~defense/>

^{註二} 鈕先鍾，《西方戰略思想史》，麥田出版社，民84年2月，頁248-249。

^{註三} 鈕先鍾，《戰略研究與戰略思想》，軍事譯粹社出版，民77年10月，頁187。

^{註四} 鈕先鍾，《克勞塞維茨戰爭論全集（上冊）》，三軍大學印，民78年元月，頁195-214。

^{註五} 同註四，頁261-262。

之討論，尤其著重精神因素。

4. 第四篇〈戰鬥〉：「戰鬥，它憑藉其物質和心理的效果，採取簡單或複雜的形式，構成戰爭的全面目的。戰鬥(fighting)為中心軍事行動；其他的活動只是支援它而已。戰鬥的目的就是毀滅或擊敗敵人。所以在戰略的領域中我們可以把一切的軍事活動歸於此種單獨戰鬥的一元觀念，並且只注意它的目標。」^{註六}另《戰爭論》對戰略所下的定義：使用會戰來作為達到戰爭目的的手段。嚴格來說，它所注意者即為會戰而已，但其理論必須把這種真實活動的工具——武裝部隊——考慮在之內；因為戰略為使用會戰以求達到戰爭的目的，所以他必須對全部的軍事行動給予其目的。」；^{註七}故以會戰為討論主題，並確認軍以戰鬥為主的觀念。

5. 第五篇〈兵力〉：「概說對於兵力(Military forces)的四個觀點加以探討，包括數量與組織、在不行動時的狀態、維持、與國家和地形的一般關係等，故僅研究兵力中必須當作軍事行動必要條件的部分；」^{註八}說明憑藉戰鬥才是真正的戰爭活動，其他一切事物都只是它的輔助；戰鬥(Combat)的意義就是打仗(Fighting)，以毀滅或征服敵人為目的；因此一切的戰略行動都可以歸於戰鬥的觀念，所以任何戰鬥都是一種對實力消耗的比較，包括物質和精神在內，到結束時哪一方所保留的總量較大者就是勝利者」；^{註九}故內容包括有關兵力的組織、部署、行動等方

面的討論，已接近戰術層次。

6. 第六篇〈防禦〉：「何為防禦？即為擋開一個打擊；因此戰爭中的防禦形式，不僅是一種防盾，而且是一種用巧妙打擊來構成防盾。」^{註十}本篇為全書最冗長的一篇，包括許多傳統觀念在內。克勞塞維茨寫完此篇，才感覺到所完成的部分有修改之必要。

7. 第七篇〈攻擊〉：「戰爭中攻擊的行動，其所謂『戰略』範圍之內者，經常都是防禦與攻擊二者之間的交替和結合；每一個攻擊必然導致一個防禦；反之，攻擊本身為一個整體，但防禦依照期待的原則而有階段之分，所以打倒敵人為戰爭的目標，即為毀滅敵軍的軍事力量為手段，故無論為攻為守那都是戰爭的工具。」；^{註十一}此篇只是初稿，內容與前一篇形成相對關係，足以暗示其思想的改變和二元論的趨勢。

8. 第八篇〈戰爭計畫〉：「戰爭計畫包括戰爭的所有的一切，並且將它們交織成一種單一的行動（作戰），那是必須有一個單一及最後目標，而所有一切特殊目標都受到協調。若首先在心中對於它所意圖利用戰爭來達到目的，以及他想如何指導它，都缺乏明確的概念，則無人會發動戰爭——又或，無人在其意識中應該這樣做。前者為政治目的；後者為作戰（行動）目的，這就是決定戰爭的路線，確定其所需工具和努力的規範，以及其影響遍及最小單位的支配原則。」；^{註十二}本篇也只完成初稿，但非常重要，為全書總

^{註六} 鈕先鍾，《克勞塞維茨戰爭論全集（中冊）》，三軍大學印，民78年元月，頁349-354。

^{註七} Roger Ashley Leoward著，鈕先鍾譯，《克勞塞維茨戰爭論精華》，軍事譯粹社出版，民80年再版，頁105。

^{註八} 同註六，頁435。

^{註九} 同註七，頁136-140。

^{註十} 同註七，頁168。

^{註十一} 同註七，頁187-189。

^{註十二} 鈕先鍾，《克勞塞維茨戰爭論全集（下冊）》，三軍大學印製，民78年元月，頁913。

結，與第一篇〈論戰爭性質〉遙遙相對，一首一尾，互相呼應，主要理念均匯集於此。

全書的組織由合而分，再由分而重歸於合，分為三大段：第一和第二兩篇構成第一段，為全書緒論，說明著書目的和用法，為全書最重要部分；第三篇到第七篇構成第二段，所討論是本書的原始主題，即為戰略與軍事行動的指導；克勞塞維茨本身為軍人，軍事戰略為其本身學養，亦是其半生戎馬階段中最重視的問題，所以大致代表克氏思想中的純軍事部分；第八篇單獨構成第三段，是全書的總結，並與第一篇首尾呼應，充分顯示戰爭與政治的不可分割。

(二)《孫子兵法》

孫子著作《孫子兵法》的年月不可考，全書言簡意賅，所含的思想博大精深，共分『為十三篇，每篇內容各有主題，概述如后：

1. 第一篇〈始計〉：「敘述戰爭前的各項準備工作，尤其強調戰爭的勝負，往往取決於戰前的籌劃。籌劃的方式，就是以「五事」、「七計」做為比較的標準，並加以運用故勝負即可在戰場上預見」；^{註三}主題意指戰前的估算，即對戰爭全局的運籌謀劃。

2. 第二篇〈作戰〉：「說明戰爭對國家和人民所產生的沉重負荷，在人力和物力上均會造成嚴重的損耗。因此，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經得起長時期的戰耗，所以作戰時愈快取得勝利，愈能減少自身損失而獲得戰果」；^{註四}其主題為始戰，即戰爭準備；著重於分析速戰之利與久戰之害。

3. 第三篇〈謀攻〉：「內容概述戰場上兵戎相見，殺伐熾烈，對任何一方均有嚴重的損失，且直接影響到國家的力量，因此最理想的方式是不經由熾烈的戰鬥而取得勝利，想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運用謀略的方法和外交的手段，達到使敵人屈服的目的是用兵的最高境界。」^{註五}本篇主要闡明在戰略上以計謀取勝，提出「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全勝」理論。

4. 第四篇〈軍形〉：「敘述兩軍對壘，雙方都在找對方的弱點，但是自己弱點並非隱藏就可以改變，必須不斷改進校正，才能扭轉局勢，以奠定絕對優勢的基礎。所以勝利形式的造成，必須從局部、片段的轉變中，逐漸形成全面、整體的改變，一旦我有全面優勢，則敵人勢必處處受我所制，對我無可奈何。所以在戰爭準備和戰略態勢上，應該力求其萬全，立無懈可擊之地位，使敵人找不出我的弱點，而我卻能制敵機先」；^{註六}故本篇主要是講形的內涵，即「勝兵」的形成問題。

5. 第五篇〈兵勢〉：「說明『勢』是力量的表現，這一篇與前面的軍形有連帶關係，『形』是預備動作，『勢』是攻擊行動，用兵作戰，在戰前固要部署各種先勝形勢，但是如何在戰場上使軍旅的威力發揮到極致，也是克敵致勝不可或缺的要件，因此戰場指揮官，應盡其智慧，做奇、正之布置安排，以變化莫測之手段，達到取勝敵人之目的」；^{註七}因此承上篇已論「形」為軍事實力，再論「勢」是在實力基礎上，由於作戰

^{註三} 徐瑜，《孫子兵法：不朽的戰爭藝術》，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西元1987年1月，頁1。

^{註四} 同註三，頁2。

^{註五} 同註三，頁2-3。

^{註六} 同註三，頁3。

^{註七} 同註三，頁3-4。

指導得當而造成的一種有利態勢。

6.第六篇〈虛實〉：「作戰貴於主動地位，避實擊虛，取敵人之弱點，同時自己的虛實深藏不露，使敵人無懈可擊。善觀虛實之指揮官，乘敵人弱勢用我之強勢，轉移敵人的主力，使我居於主動的地位，而敵人只能在我預先部署的網羅中行動」；^{註六}故其說明爭取主動和避實擊虛之原則，為孫子軍事理論的重要特色所在。

7.第七篇〈軍爭〉：「兩軍對峙，雙方均盡其一切可能，在戰爭來到之前做種種部署準備工作，以期獲得絕對性優勝，當雙方對壘態勢升高到無法避免衝突時，勢必用會戰手段，一分高下。會戰得勝或失敗，將直接影響國家的安全存亡，所以歷來兵家無不重視戰爭，孫子認為會戰最難的就是『化迂迴為直』、『化不利為有利』，因為曲折迂迴的作戰路線往往是敵人期待性最小，抵抗力最弱的路線，循這種間接路線的方式進擊，可收出奇制勝之效」；^{註九}本篇承接上篇要義，強調掌握戰爭主動權的必要性，但重點已轉向實戰問題。

8.第八篇〈九變〉：「內容說明將帥為軍旅中樞，負作戰成敗之責，故不可以一己之好惡，任性行事，最要緊的是應考慮各種狀況，做適當的判斷，因此必須用冷靜理智的思考方式，以避免錯誤的決定。將帥應該在害中掌握有利因素，利中檢討有害之處，同時就利害兩相比較，才能做正確明智的抉擇」；^{註十}其目的指戰術的高度靈活機動。

9.第九篇〈行軍〉：「敘述軍隊在山地

、河川、沼澤、平地等四種地形的用兵原則，以及各種觀察敵人虛實的方法，古代交通工具不發達，地形崎嶇變化對於部隊的行進及運動自然形成極大的阻礙，因此在作戰時必須因地制宜，才能發揮戰力。同時，大部隊運動時，一定有一些無法隱藏的跡象，觀察這些跡象便可以判斷敵人的虛實，一個經驗豐富的將領，對於敵情的研判，往往可就敵人表現出來的徵兆，看出其優點與缺點所在」；^{註三}故其主題論述組織實戰的兩個前提條件，一是「處軍」，即依據不同地形而妥善處置軍隊的方法；二是「相敵」，即通過各種徵候而判明敵人情況的經驗。

10.第十篇〈地形〉：「敘述通、挂、支、隘、險、遠六種特殊地形的利用，以及將帥因措置失當，以致犯了走、弛、陷、崩、亂、北六種錯誤的情形。地形利用是作戰致勝的必要條件，另將帥指揮軍隊的各項措施，更是對作戰勝負有決定性的影響，孫子對於將帥可能犯的六項錯誤，均以人為方面的過失為主要論述。^{註三}因此本篇著重於從實戰角度來考察地形不同之組合情況，劃分出通暢、阻礙等軍事地理類型。

11.第十一篇〈九地〉：敘述九種戰略地形：「散地」、「輕地」、「爭地」、「交地」、「衢地」、「重地」、「圯地」、「圍地」、「死地」，以及交戰於國境之內和交戰於國境之外的用兵原則；故此篇論述以戰場位置和戰略要素來劃分的「兵要地理」，並由敵之政、經、心因素，進而提出作戰指導原則。

12.第十二篇〈火攻〉：古代作戰的防禦

註六 同註三，頁4。

註九 同註三，頁4-5。

註十 同註三，頁5。

註三 同註三，頁5-6。

註三 同註三，頁6。

工事多以木材、竹藤、皮革等材料為主，易於引火燃燒，因此如果能利用火攻，必然會有相當的效果，假使各方面配合得宜，更能一舉殲滅敵人；故此篇論述火攻方法及應變策略，並指出其為配合兵攻的輔助形式。

13.第十三篇〈用間〉：「敘述用兵作戰貴在知己知彼，不知己無法運籌帷幄，權衡得失，不知彼更是瞎子摸象，自塞耳目。所以國家發動戰爭是傾全國力量，爭取勝利於疆場，如用間諜去詳查敵情，取得正確的情報，對整個戰局勝負和國家存亡，實有決定性影響」；^{註三}因此指出利用間諜偵察以掌握軍政情報之重要，強調對敵情的預測「必取於人」。

《孫子兵法》實為一具完整思想體系的著作，全書在結構上是以計畫為起點，以情報為終點，後者又構成前者的基礎；全書前後連貫，首尾呼應，形成完整的思想體系。就邏輯順序而言，其全書十三篇又可分為四大段：^{註四}

1.第一至第三篇為第一段，內容大體是屬於現代所謂的大戰略或國家戰略；可稱為戰略通論，代表著孫子戰略思想的最高階段。

2.第四至第六篇為第二段，內容可以代表孫子對於戰爭藝術的全部思想體系。

3.第七至第十二篇為第三段，所包括的篇數最多，也較雜亂，時常跨越不同的層次。內容多為層次較低的問題，包括戰術、後勤、技術和地理等方面。

4.第十三篇單獨組成第四段，討論的主題即為現代的「情報」，在戰略層次討論情

報，實為孫子思想體系的一大特點。

二、克勞塞維茨和孫子思想之比較

克氏為19世紀初期的普魯士人，當時普人多具有反法之民族情緒，而法國革命和拿破崙稱霸的刺激，更加深了其反啓明學派的思維；克氏自幼即投身軍旅，然終其一生並無顯赫戰功。

孫氏生活在中國春秋末年，當時諸子百家爭鳴，以儒、墨、道、法四家為主要學派，研究戰爭者比比皆是，孫氏的思想與儒家最為接近；^{註五}而在理論實踐方面，孫氏由齊奔吳，為吳王闔閭所重用，領軍破楚，頗有戰功。

克勞塞維茨和孫子兩人在時代、地理、文化等方面雖然有著巨大的差異，但所研究的又為同一主題，那就是戰爭。不過，他們所採取的是不同的觀點，切入的角度不同，結果也自然會有所不同。茲就兩者間的異同處做一概述如后：

(一)哲學層次之基礎

《孫子兵法》和《戰爭論》在哲學層次的共同基礎為「二元論」(Dualism)。^{註六}

克勞塞維茨把戰爭分成理想的「絕對」戰爭和真實的「有限」戰爭兩類；另外他用對等的兩篇來分別討論「攻擊」和「防禦」的獨立地位和互動關係。

孫子則運用「攻守」、「奇正」、「虛實」、「勝敗」、「眾寡」、「迂直」和「利害」等相對觀念來研討，可謂集二元論之大全。

(二)戰爭層次的切入

克勞塞維茨和孫子對戰爭的最高層次（大戰略）和戰爭的作戰層次均有所著墨，兩

^{註三} 同註三，頁8。

^{註四} 鈕先鍾，《孫子三論——從古兵法到新戰略》，麥田出版社，民85年6月，頁36-37。

^{註五} 同註四，頁192。

^{註六} 同註四，頁218。

人對戰略問題的分析架構並無太多差異。^{註五}

克勞塞維茨利用《戰爭論》的首尾兩篇來討論高層戰爭指導，第一篇中他提出「戰爭僅為政策用其他手段的延續」之論述，而在第八篇亦明白表示戰爭做為一種政策的工具；其餘各篇的焦點則多放在作戰層面。克氏同時也認為戰爭的活動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為「戰爭的準備」，另一類為「戰爭的本身」。^{註六}

《孫子兵法》十三篇之中，前三篇構成第一段，是屬於大戰略層次，考慮到戰前的計畫和準備以及非軍事權力的運用；其他各篇則仍多是有關用兵（作戰）的問題，尤其是第四至第六等三篇，一氣呵成，更可以說是作戰藝術的精華。

（三）戰爭性質之分析

克勞塞維茨在論戰爭性質時有一新觀念，即所謂「三位一體」(Trinity)：戰爭…就其全體而言，…是一種奇異的三位一體：1. 包括原始的暴力，連同其要素：仇恨和厭惡在內，那可能使戰爭類似盲目的直覺；2. 包括著或然率與機會的作用，那使戰爭成為一種精神的自由活動；3. 包括一種政治工具的臣屬性質，那使戰爭變得純粹屬於理性的範圍。這三方面中的第一方面與人民的關係較多，第二方面與將軍及其軍隊的關係較多，第三方面則與政府的關係較多。^{註七}克氏認知的戰爭性質具有三個不同的層次，最低為原始暴力的層次，其次為目的與手段的層次，最高則為三位一體的層次。孫子甚少直接討論戰爭性質，但在其第一篇中所提出的五事七計中之「道」、「主」、「將」三種觀念即

和上述克氏的觀念極為類似。「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就是控制和發揮人民的原始暴力，「將」所代表者即為上述第二方面，而「主」即政府，也就是第三方面。

（四）戰爭——政治的關係

克勞塞維茨極端重視戰爭和政治之間的互動關係，而且主張戰爭是政策的工具，他在《戰爭論》一書中曾多次論及這種關係，譬如：

第一篇第一章：戰爭不僅是一種政治行為，而且更是一種真正的政治工具。…因為政治觀點為目的，戰爭則為達到目的的手段。…在一切環境之下，戰爭都不應視為一種獨立的事件，而是一種政治工具。

第一篇第二章：戰爭並非一種盲目的衝動，而是受到政治目的的支配，那個目的的價值也決定所應做的犧牲程度。

第二篇第三章及第八篇第六章：戰爭的政治目標足以影響其軍事目標。…戰爭僅為政治關係的一部分，所以其本身並非一個獨立的事物。…戰爭不過是政治關係的一種混合其他手段的延續。^{註八}

孫子則很少論「政」，其思想是以「兵」為核心。但孫子又並非不知政治的重要，他也把「主孰有道」列為廟算之首。

（五）戰爭——經濟的關係

克氏在《戰爭論》的第八篇中討論戰爭性質時，他曾指出「軍事組織是以金錢和人力為基礎」，但並不特別重視經濟因素與戰爭的互動。依他的看法，國家經濟資源，與其地理和社會、政治條件結合，即足以決定其軍事政策。但是經濟、地理、社會、政治

^{註五} 同註四，頁219。

^{註六} 克勞塞維茨著，鈕先鍾譯，《戰爭論精華》，麥田出版社，民85年再版，頁73、114、253。

^{註七} 克勞塞維茨著，鈕先鍾譯，《戰爭論精華》，麥田出版社，民85年再版，頁75-76。

^{註八} 克勞塞維茨著，鈕先鍾譯，《戰爭論精華》，麥田出版社，民85年再版，頁73-75、78、253-255。

等對於戰爭或戰略都只是一種先決條件，而非其理論架構中所要分析的重點。^{註三}

孫子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位注意到戰爭與經濟之間密切關係的戰略思想家，他把討論經濟問題的〈作戰篇〉列為《孫子兵法》的第二篇，其地位僅次於第一篇〈始計篇〉，表示他認為在大戰略計畫中，做了國力評估之後，必須優先考慮經濟因素。他所云「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更是千古名言。

(六)戰爭——後勤的關係

美國學者何華德(Mickael Howard)曾指出戰略有四個維度(four demension)——作戰、後勤、技術、社會。^{註三}

在何氏強調之四個戰略維度中，克勞塞維茨把注意力集中於作戰一面，雖然他亦注意到了戰爭的社會層面，但對後勤及技術則幾乎未論及，就此點而言，克氏不免略顯偏頗。

相對而言，孫子則多次強調後勤對作戰的影響，例如他在第二篇〈作戰〉篇中曾云：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故智將務食於敵。另外，於第七至第十二篇也討論各種戰術和技術的問題。可見他的戰略思維是涵蓋了多個面向，而非僅專注於作戰單一維度。

(七)數量優勢及集中原則

克勞塞維茨重視戰鬥，尋求決戰，並以此為其全部戰爭理論的重心。在著作《戰爭論》的前期及中期，他一直都嚮往於絕對戰爭，直到末段才了解現實戰爭必然是有限戰爭，但卻來不及徹底修正其已完成的原稿。由於想要毀敵求勝，他也就必然重視數

量優勢和兵力集中：數量優勢大到足以抵銷所有其它因素的效力時，它才是決定戰鬥勝敗的最重要因素。…應盡可能把最大數量用在決定點上。…數量優勢正日益變得具有較多的決定性。但他卻並非如後人所云的盲目崇拜數量優勢：若因此認為它是勝利的一種必要條件，則對於我們的理論將是一種完全的誤解；我們所能獲得的結論不過是重視數量在戰鬥中的價值而已。^{註三}

孫子也重視數量優勢：「勝兵若以鎰稱銖（軍形篇第四）」，不過並不迷信單純的數量：「兵非貴益多（行軍篇第九）」。他同時也強調集中原則：「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虛實篇第六）」，但卻認為使敵人分散比單純的自我集中兵力更重要：「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寡者，備人者也；眾者，使人備己者也。（虛實篇第六）」、「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謀攻篇第二）」。

(八)攻擊——防禦的互補

克勞塞維茨在論「攻擊對防禦的關係」時，曾謂：當兩種觀念形成一種真正邏輯上的正反對照時，每一種對另一種互補。他又指出：戰爭的防禦形式就其本身而言是較強於攻擊，其原因是導源於「位置的利益」，而且防禦還可以發揮「後發制人」的效果。

孫子所謂「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守則有餘，攻則不足（軍形篇第四）」和「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敵者勞（虛實篇第六）」之說，則與克氏的理念幾乎完全吻合，亦是強調防禦優於攻擊。

(九)謀略——武力的先後

^{註三} 鈕先鍾，《西方戰略思想史》，麥田出版社，民84年2月，頁279。

^{註三} 鈕先鍾，《西方戰略思想史》，麥田出版社，民84年2月，頁278。

^{註三} 克勞塞維茨著，鈕先鍾譯，《戰爭論精華》，麥田出版社，民85年再版，頁137-140。

孫子在謀攻篇將戰爭分為四個層次：「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僅在較低的層次才使用武力；同時武力的使用是愈少愈好，最好完全不用，故謂：「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必以全爭于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這個「全」字是重要關鍵，謀攻的理想為求全，而求全的關鍵又在於不戰：「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孫子的這種理念亦在現今世界獲得實踐，現代戰爭多是先以外交手段解決紛爭，當無法達到目標時，始運用武力戰，並以「全軍為上，破軍次之」的思維進行作戰。

相對而言，克勞塞維茨則一心以毀滅為目標，毀滅就是孫子所謂的「破」，所以，從孫子的觀點來看，克勞塞維茨的理想即令能完全實現，也還是只能算是「次之」。

(+) 戰爭的不確定性

克勞塞維茨發現戰爭中的不確定性，可以分為兩種不同而又互動的因素「摩擦和機會」。在戰爭中摩擦是無所不在的，造成真實的戰爭與紙上的作戰計畫有所不同。而摩擦又可細分為兩種：(1)自然的抗力，使一切努力都不能產生應有的效果；(2)資訊的噪音，形成所謂的「戰爭之霧」。機會也就是偶然，所以猜想和運氣在戰爭中經常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戰爭中敵對雙方的摩擦與機會之間，自然就會形成一種非常複雜而微妙的互動關係，甲方的摩擦對乙方構成可供利用的機會，反之亦然。

克氏雖已提小因可致大果，卻未明確地討論此種關係，但孫子卻已明白指出：「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軍

形篇第四)」。所謂「不可勝」，即是盡量減少我方本身的摩擦，不讓敵方有可趁之機；所謂「待敵之可勝」，即是等待敵方的摩擦提供我方可利用的機會。孫子之言簡明扼要，把摩擦與機會之間的關係表達無遺。

(±) 軍事指揮者的素質

克勞塞維茨在討論軍事天才時，指出戰爭為危險的領域，所以認為「勇敢」是軍人的首項要求，而戰爭充滿著不確定性，故「智力」亦屬重要。綜其所言，克氏認為勇者必有智，而智者則不一定有勇，似有重勇過於重智之虞。^{註四}

孫子的想法則正好與克氏相反，孫子論將時把「智」列為第一位，而「勇」則居第四位，在其書中只提到智將而從未提到勇將。同時，他還完整地提出了軍事指揮者所應具備的五項特質——「智、信、仁、勇、嚴（始計篇第一）」，並且警告說這些德性亦不可太過：「將有五危：必死，可殺也；必生，可虜也；忿速，可侮也；廉潔，可辱也；愛民，可煩也。（九變篇第八）」儼然較克氏對於領軍之人有更完整的教導。

(±) 情報

我國戰略學家鈕先鍾教授認為克勞塞維茨對情報的價值幾乎完全予以否定，^{註五}因為克氏在《戰爭論》的第一篇第六章專門討論戰爭中的情報：戰爭中所獲得的情報，一部分是矛盾的，甚至於還有更多是虛偽的；而極大多數都是不確實的。^{註六}很明顯地，克氏認為在作戰時，不應完全信任戰場所獲得的情報，平心而論，在克氏所處的時代及當時的技術條件下，情報獲取手段比較落後，戰爭中的情報又具有不可靠性和多變性，於

^{註四} 克勞塞維茨著，鈕先鍾譯，《戰爭論精華》，麥田出版社，民85年再版，頁89-100。

^{註五} 同註四，頁225。

^{註六} 克勞塞維茨著，鈕先鍾譯，《戰爭論精華》，麥田出版社，民85年再版，頁103-104。

是情報研判的難度可想而知。故克氏強調的是情報研判工作，即是屬於作戰層面的問題，而非不重視情報工作。

孫子非常重視情報，其整個思想體系以情報為基礎。情報的功用即為「先知」，無「先知」也就無「廟算」，於是一切戰略理論或計畫均將淪為空談。相比之下，孫子所重視的為情報對於戰爭計畫和準備的貢獻，即為戰略情報。東方重謀略，西方重實力，以現實面而言，孫子的「先知」論過於理想化，克勞塞維茨的觀點則較貼近現實。

參、結 語

由上述可知，《孫子兵法》和《戰爭論》相同部分為：1.在哲學層次的均以「二元論」(Dualism)^{註三}實施論述；2.對戰爭的最高層次（大戰略）和戰爭的作戰，兩人對戰略問題的分析架構並無太多差異；^{註四}3.對於戰爭性質克氏除談論外並提出新觀念，孫氏甚少直接討論；4.克氏並不特別重視經濟因素與戰爭的互動，而孫氏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位注意到戰爭與經濟之間密切關係的戰略思想家；5.克氏重視戰鬥，尋求決戰，並以此為其全部戰爭理論的重心，孫氏也重視數量優勢；6.克氏與孫氏對「攻擊對防禦的關係」時，均認為彼此是互補關係，亦強調防禦優於攻擊；7.克氏發現戰爭中的「摩擦和機會」為兩種不同而又互動的因素，並提小因可致大果，卻未明確地討論此種關係，孫氏提出「不可勝」，即盡量減少我方本身的摩擦，不讓敵方有可趁之機；所謂「待敵之可勝」，即等待敵方的摩擦提供我方可利用的機會，此已簡明扼要把摩擦與機會之間的關係表達無

遺；差異部分：1.克氏極端重視戰爭和政治之間的互動關係，孫氏則很少論「政」，其思想是以「兵」為核心；2.克氏對後勤及技術則幾乎未曾論及，孫氏則多次強調後勤對作戰的影響；3.克氏認為「勇敢」是軍人的首項要求，孫氏把「智」列為第一位；4.克氏對情報的價值幾乎完全予以否定，^{註五}孫氏非常重視情報。

《孫子兵法》與《戰爭論》同為不朽名著，在思想上自各有其特點。而克勞塞維茨和孫子在背景、時代、地理、文化等各方面均有很大的不同，對所研究的同一主題“戰爭”，自然就有不同的結果；孫氏所著的《孫子兵法》最大優點為言簡意賅，而克氏的最大弱點則為繁複隱晦。

因此，要想比較他們的著作並非易事，必須作較精密的分析，較深入的思考，始能明瞭其間之異同和得失；故克氏與孫氏二位兵學家，在思想上的關係非常微妙，同中有異，而異中又有同，二者應該是互補，嚴格說來，似乎還是同多於異。

收件：99年01月12日
修正：99年01月20日
接受：99年02月10日

作者簡介

于成森上校，陸軍官校77年班、陸軍學院90年班、國防大學戰爭學院97年班；曾任營長、測考組組長；現任國防大學戰爭學院戰略教官。

^{註三} 同註二，頁218。

^{註四} 同註二，頁219。

^{註五} 同註二，頁225。